

聆听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声音

中原风读书会

□冻凤秋

她爽朗地笑着，透过眼镜片，仍然可以看到她目光里闪烁的激动与喜悦。在昔日同学和老师的簇拥下，她站在台上，时尚的卷发和优雅的衣服都颇为亮眼。身后大大的海报上写着主讲嘉宾方丽娜的名字，一张张合影将这珍贵的瞬间定格。

台下，读者陆续到场，椅子不够用，又加了一些，后来的不得不站着。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呢？

就如这套“海外华文女作家文丛”中的五位女作家，陈谦、方丽娜、曾晓文、周洁茹、王莹，她们的名字对国内读者来说都还是陌生的。

她们曾经在国内外生长，后来移居海外。跨过山，越过海，她们究竟寻到了什么？

6月10日下午，在省会郑州大摩纸的时代书店，中原风邂逅海外风，这是一场特别的文学盛宴。

特别在于，一个生长在商丘小城穷困家庭的孩子，父母早逝，由哥嫂抚养长大，一路艰难奋进，从商丘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到赴德国及奥地利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特别在于，从当年她在大学校园高声朗诵《简·爱》，梦想自己是那个仙女换来的丑孩子，到后来在奥地利一家由中世纪修道院改造成的酒店里，遇到如今的先

生、痴迷中国文化的奥地利人沃尔夫冈，并在奥地利维也纳定居，于扑面而来的异域新奇与文化碰撞、故土回望与精神眷恋中，不知不觉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这又是一个奇迹。

特别还在于，出版了散文集《远方有诗意》等之后，她受邀走进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成为学院自创建以来吸收的第一个海外学子。走出自恋、唯美与抒情的文字编织，在大量的阅读和深沉的思考后，尝试小说写作，将笔墨集中在对于跨国婚恋中女性的情感成长与人格历练的探索上，语锋泼辣，切中要害。她由此成为欧洲华文圈引人注目的新星。这更是一个奇迹。

那天，听方丽娜的讲述，如同看她作品时的感觉，嗓门亮丽，生机勃勃。

特别还因为另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学者，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樊洛平的到来。去年从教学岗位上退休后，她却更加忙碌。此前，她专注于台湾女性文学研究，担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如今，她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华文文学。

她关注个体的命运沉浮，那天她动情地谈到开朗的性格、文学情结、中西文化、异国婚姻这四个影响方丽娜生命历程的关键词，指出心中有阳光的女子，笔下生暖。

她关注更多海外华人的婚恋书写。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美国的於梨华的

《雪地上的星星》，吉铮的《孤云》《会哭的树》，把“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生空茫和“留学留到厨房”的爱情感伤描写得真切动人；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旅欧作家赵淑侠以《我们的歌》《塞纳河畔》等力作，写漂泊的乡愁和对民族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引发的留学热、移民潮、洋插队等，带来新移民文学的勃兴。旅居荷兰作家林澹的《天望》《天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表现人生、人性、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旅德作家叶莹的《德国婆婆中国妈》，在家庭日常生活场景中表现中西文化的差异与矛盾。散文与纪实文学方面，旅居丹麦的池元莲写《我的丹麦婚姻》，旅德的倪娜写《德国的女人们》，身居西班牙的张琴写《异国绮梦》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异国婚姻带来的命运变化。

她专门谈到欧洲华文文学，并把作家看欧洲归纳为三种角度：以行者之眼看欧洲，游历的经验中多是对欧洲古老文化传统、辉煌人文景观和艺术经典的赞叹与审美；以文化之眼看欧洲，在深入欧洲的过程中，凸显中西文化相遇时的经验，更多了一种历史反思与文化自觉的精神；以生活之眼看欧洲，本着融入当地的态度，书写华人在异域的生活，以及西方社会世相和人生百态。

她谈到，面对当今时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大背景，这些海外华文女作家写出的，是海外华人女性在世界任

何角落都有生命吟唱、情感追求、人性历练；她们的悲欢离合，人生歌哭，无疑构成了一个或许鲜为人知但异常真实的生活世界。

那天的读书会上，看到特邀嘉宾、青年评论家李勇在方丽娜《蝴蝶飞过的村庄》一书上细密的画线和认真的批注，听到他从文本角度谈到自己在阅读中的触动，《处女的季节》《不戴戒指的女人》《回国清单》等篇章，他逐一从性别视角、思想深度和表达力度分析，并建议作家未来可把目光和触角延伸到异域历史等更广阔的天地。

那天，匈牙利华文作协副会长阿心女士也特别来参加读书会。虽年逾花甲，但神采奕奕。曾经，举家移民到匈牙利，为了生存做起生意，解决了生计问题后，重拾文学梦。她对方丽娜的作品特别感同身受。对这些海外华文女作家来说，文学是一种回望。把故乡与自己的距离拉开，从而获得一种躬身反照的机会。异域生活的形形色色，多元文化的纠结与碰撞，不同族群的交织牵绊，提供了多种表达的可能性。正如方丽娜所说，我感谢这种距离和差异，它无形中拓宽了我的想象的空间，使得笔下的土壤变得丰厚而寥廓。

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文化不断融合而写作又需保持独特性的时代，期待这些海外华文女作家以更强有力的写作带来文学的新风景。□3



中原风读书会现场 陈颖 摄

诗词四首

□方浩

忆江南

江南醉，醉醒是宜兴，第一峰上观竹海，太湖岸边品香茗，白发落又生。

江南秀，何处不神州？巍巍葱岭西北望，滚滚长江东南倾，依陆向海行！

嵩岳雄，矗立天地中，米字高铁连今古，空中丝路贯西东，故国春水清！

甲午怀古

平捻称劲旅，水师号北洋，旅旅溃于野，北洋困于港。枪弹何须备，园林岂可荒，演武如演戏，战场作官场。有器终委敌，寇寇气焰张，从此东海上，不见龙旗扬。舞台弃辽东，亿万作赔偿，承平三十载，不复好时光。宁知屡败后，倭亦元气伤，丁壮空于国，钱粮尽于囊。赔款为军费，迁都以自强，若非条约定，败势难久长。百年甲午恨，何须罪北洋，兴衰自古疆场外，胜败从来在庙堂。□1

魏晋风韵的饮食趣史

□王守国

古人言：民以食为天。然则，何为“食”？仅仅是“吃”或“食物”吗？当然没那么简单。毛泽东主席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饭菜。饮食也是文化。”饮食确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夏饮食文化可以看成是具体而微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食”不止于吃饭，不止于烹饪，也同医、药以及民俗、审美、哲学、信仰等密切相关，甚至，同礼仪、规制、外交等密切相关。对于中国人而言，“食”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的概念，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动作，而是既关“天地”和“众生”，又关个体之精神与本心的“道”与“理”。孔子说食色，性也，当我们把“食”视为“性”和“天”，所强调的，显然不仅仅是“食”在生理意义上的重要性。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我们何以有如此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饮食文化，才能真正体会、感悟华夏民族的饮食之道。

马红丽显然深谙个中深味，所以才写出了这部色、香、味俱全、颇具魏晋风韵的《食林广记》。《食林广记》写的首先是“食”，各种各样的美食：从宫廷夜宴到平民烧烤，从山珍野味到风情小食，从冷盘到热汤，从正餐到茶点。那些有名目和无名目的食物，尤其是中原美食，比如洛阳水席、开封灌汤包、武陟油茶、胡辣汤、鲜花饼、家常卤面，如是等等，在她笔下样样活色生香，诱人口水。

《食林广记》写的也是“人”，因为，“食”又怎么少得了“人”，或者说，人又怎么离得了食？所以，我们从其中看到了古人、今人，看到了王公贵族、平民百姓，也看到了文人墨客、乡村野夫，比如“烹饪始祖”伊尹、宋徽宗赵佶、农学家贾思勰、资深吃货“老狐狸”、拉面高手马大爷等。对于美食，他们或是烹饪者，或是品鉴者，或是开创者、发扬者，或是推广人、传承人，或是美食家、研究者，或是普通的“吃货”，无论何种身份，皆对“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在一方水土的养育之下，他们与美食结下了特殊的缘分，也因此进入马红丽的笔端。

《食林广记》写的更是“史”和“事”。在本书中，马红丽既追溯了历史之源，又展现了现实之流。她从《本味》《齐民要术》《礼记》《资治通鉴》《酉阳杂俎》《岁时杂记》乃至日本的《今昔物语集》等诸多典籍中钩沉出有关美食的历史真相和渊源流变，从民间传说、乡野逸闻及诗词文章中打捞关于美食的掌故和逸事，又通过实地“访录”和文献资料挖掘出与食物相关的情感和人事演变。通过这些“史”和“事”，《食林广记》写出了浸润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中华传统饮食之道：烹饪，或者说饮食，不止是一种欲望、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信仰，亦是一种智慧、一种文化。

由是种种，配上精美图片，让《食林广记》成为名副其实的“广记”：有史实与野传，也有世故与人情；有考证与推演，也有考察与实录；有速写与描绘，也有讲述与报道，更重要的是，有平易之“俗”，也有真意之“雅”，有历史之“深”，也有日常之“近”。如此广而纳之、记而述之，丰富丰厚，意趣并存，实乃一部可品可鉴、可读可藏的饮食趣史。

马红丽颇具“烟火气”的书写方式，也正与“美食”的内容相称：通俗、晓畅，娓娓道来，亲切生动。这样的文字，如同书中写到的那些美食，不仅是可“食”的，亦是可“嗅”的，我们对《食林广记》的阅读也因而变得更易消化、更可回味了。□23

佳作欣赏

马河口，进山7公里全是山路，800斤石灰，一袋一袋背。那时候盖三间好房子，号称千砖万瓦，砖是挑背用的。守着山林，木材不缺，在过梁上担一层木杆儿，搁粮食。”

跟我聊起这段往事的，是生于1959年的张明武，张文和的长子。明武初中毕业，当过生产队会计，高高的个头，明净，温和。他的话语流淌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温情，家族的温情，无数往事缭绕在旧宅老屋的温情，层层叠叠，如梦如幻。

我望着房后密不透风的山林，惊奇的是坡上的地一脚下去踩个坑，山地的壤层厚得让人意想不到。可以想见，是有人在地里挥洒了瓢泼的汗水……

当年盖完三间小屋，随着孩子们的降生，又盖起三间厢房，接了几间耳屋。小弟兄五个，都是在这里娶了媳妇生完孩子才下山另过的。1987年，张明武带着妻子儿女一家四口，分家到马鞍梁自然村盖了三间机瓦房。瓦是花园机械厂搬迁拆下来的旧瓦，两毛七一块，买一千块不够，又在大庄找了200块……

世事如流水，30年过去，如今张家兄弟陆续在河北自然村和马鞍梁自然村盖起楼房经营农家乐。张明武1986年扒了机瓦房盖平房，2015年翻新成两层小楼，上面一层20间对开带走廊，一楼除了住人的房间，还有两个大厅，一应电器都是新款，装有宽带。他家在几个弟兄中，也算中等……

这一切，都是旅游业兴起的结果。十多年前我来这里采访看到的清一色泥墙茅舍没有了，山间公路连接每一个村落。不出所料的是，想马河不到雨季水不响了，只剩下一个个拦河坝，所幸

坝水依然清澈。

时隔5年，再上阳坡，令人欣喜的是，张家旧宅被保存下来了。我在那里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早前认识的孤狼，会烧瓷器，工石头画。一个是精于烙画且办过画展的年轻小伙子李培能，他们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职工。就是这家企业将阳坡老宅租下来，修路上山，架电通水，给土墙贴上砖纹瓷片，把主屋的木棍棚改成木板子上的尖顶屋宇，房坡上的瓦，换得不动声色，看着和当年没什么两样。院外的古树、蜂箱、有模有样的山岩都在，只是多了筑巢的鸟雀。新栽的杜仲已拱把，人依木护栏放眼四望，近在眼前的马鞍山翠绿一如千万年前，左推右涌的青山，引人心思飘逸……

那天中午，我在花生地里看见了熟悉的马唐草，在台地上邂逅了比山水画还清丽的山光树色，朵朵白云在起伏不定的天际游荡。风动如流的古树枝叶，满坡满眼的草花与树花，几朵嫩蘑菇，几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几茎风中摇曳的细草，无不注释着大自然的温厚与空明。

我留意帮两个女子灶上灶下忙个不停的职工孤狼，注目端着剩面条喂喜鹊的司机李培能，一个清静无痕，一个满身童趣，我终于明白：这个公司薪酬并不高，两个心怀大美人却乐意安身于此，只因为这有灵魂的栖所，有创作的源泉……

从泥墙茅棚，到千砖万瓦的住房；从坡上狩猎农耕的家屋，到傍山临水的楼堂餐馆，张家兄弟住房的变迁，也不过十几年光景。和张家兄弟一样，如今想马河沿岸祖祖辈辈因水而居的村民，绝大部分都盖起了楼房。听张明武扳着指头算，马鞍梁几十户人家，柴房茅屋只剩三户，不是盖不起，是这几户人家搬上山外了。□3

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我的教学有什么价值。一年一年，我在山里喊着，能喊出什么名堂？只会一年一年把自己喊着老去，喊来白发，喊来皱纹……

和“研究生”在一起的日子，我越来越没有自信，理想和信念动摇着。我的工作没有意义，我的付出没有意义，我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我承认，我的存在很渺小，是小草一样普通的人，不是大树，不是高山，我所做的事情，是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大贡献，自身的发展空间更是一目可以了然。可是，它就没有意义吗？

后来，还是和“研究生”分手了。夕阳坠入山谷里，我的心里灰暗极了。坐在空无一人的大山小学办公室里，有雁叫着从窗外飞过，一巴掌大的天空也是那么黯然。

我沮丧地往外走，去赶山脚下的末班车。百无聊赖的末班车晃着，晃向万家灯火的城市。我随便翻着一本杂志：那个睡在地板上的小女孩吸引了我的视线，她睡去的模样，让我的心疼——是伊拉克孤儿院里的小女孩，她在水泥地面上画了一个妈妈，然后下下下，小心翼翼地在妈妈的胸口，睡着了。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孩子！我感叹着，心被拽进小女孩梦里，摇着……车里

的屏幕上在播放着新闻，我被片子里那个矮小瘦弱的小男孩吸引，六岁的孩子依靠乞讨养活爸爸，他的爸爸出了车祸做了开颅手术依然不能正常行走。“妈妈不在了，我得养活爸爸……”他不知道“六一儿童节”是什么，他对靠近他的陌生人说：“你不要把我偷走，把我偷走就没人给爸爸讨钱买饭吃了……”

我也想起我的学生，有一个孩子的书包裂着，露出一个大大的葡萄柚的木盒子，那么长地杵在外面，孩子却视若珍宝，第一次看到，我奇怪地问，“这是什么？”他认真地告诉我，“老师，这是我的铅笔盒。”第一次给他们布置新年晚会，有个小女生追到办公室问我，“老师，什么是新年晚会？”……想着，我黯然神伤，渐渐地消失在车窗外的灯火通明里——是啊，宇宙万物间，历史长河里，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闪电的光，燧石的火”，纵然平凡如我，平淡如我的工作，但只要世上还有这些需要我的孩子，我的工作就有意义，我的付出就具价值。

城市的灯那么明亮，山上的光那么微弱——只要驱走一点点黑暗，只要带来一点点光明，照亮孩子的眼，点燃孩子的心！我想，我愿意！□23

想马河的变迁

生活现场

□曲令敏

几年前我去想马河，惊喜于它的清澈，沟水打着石头，浪花飞溅，山气沁人。

那天，我在马鞍梁对面的半坡上，遇到一处宅院，八九间屋舍，三四棵古树，六七个结在岩石上的蜂箱，还有满满一荆条窠儿的风……

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子就是阳坡，创建这处住宅的主人张文和三个月前去世了，孩子们早已迁居山下，旧宅没人住了。

“我们张家是从山西大槐树迁过来的，老祖坟在二郎庙。曾祖父张自正，弟兄仨，到祖父辈弟兄俩，父亲这辈儿就父亲一个。从二郎庙搬过来，先是迁到上面的大石窑，就是现在的通天门山庄。1962年大搬家，父亲选中了这块朝阳的山坡，茅草苫顶土打墙，盖起三间朝南的房子，取名阳坡。1964年‘四固定’，张家正式落户在河北村。初时，这里只有四五分地，农业学大寨，大队组织基干民兵修成了梯田。我小时候放牛，后坡树不大，都是草场。到冬天点火烧荒，来年春天草才能长得旺，村民盖房子需要黄背草。每年农历十月开坡，山下盖房子或是修补房坡的人，头天半夜就披着被子上山，等着天明开镰。”

“现在这个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翻新的，墙打起来下雪了，队里让上山打野猪。当年我父亲是猎人，负责守护庄稼，家里有五杆猎枪，后来我也跟父亲一起打过野猪，队里按猎物尾巴记工分。那次打完野猪回来，打好的墙冻住了，一开冻就倒，只剩下后墙。生产队派人上来，就地起土，重打。砖瓦是生产队的窑烧的，一个人每次背六七十片，砖一趟只能挑12块。石灰从梁洼拉想到

□秦滢霏

那一天，我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工作的价值。

在乡村小学教学，天不亮就从市区的租住屋里往山上赶。披星戴月地出门，披星戴月地归来。当时新结识的男友研究生刚毕业，他的家在市区。他跟我一起去过几次我执教的小学。

荒凉的大山，光秃秃的，他看到我们那孤零零悬在半山腰的几间破旧校舍，屋里衣衫脏旧，脏手，脏脸，拖着鼻涕的山里孩子。我教给他们比较纯正的美式发音，我是学校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英语专业本科生。

山里的孩子，时间观念差，他们是真正放养的孩子，哪时走到哪时上课，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时常会有一张脏脏的小脸出现在门口，一双怯怯的眼睛张望着……

“研究生”看不得这些连家长都不管束的孩子们，他说，你的工作没有意义。你是在浪费青春，能够桃李满天下也好，瞅瞅你教的那些学生，你教不教他们，他们都是那样生活在大山里，或者上山扛个工……

他说，他说，他说——慢慢的，我也怀疑我

孩子，我愿是你的电光石火

心灵感悟